



诗苑

## 实验室(外一首)

□ 干玮

毕业后,再次看实验室与以往不同的是,这次仅仅只是作为一名过客去送检桌上的仪器,瓶剂,电脑……透出的余温是一个走投无路者的回想作为唯一场景,它曾给过我溶液之间碰撞产生的,颜色变化的兴奋感与激动感,以及老师和同学们在整间实验室里忙碌的身影。我也曾想把化学的诗意图写进诗里真的很不幸,只能把它带进梦里面对实验室和诗歌,我是饱满的就像回归故乡的怀抱一样。

## 南归

我不知道要以怎样的一种方式重新回到南方的小城。为了忘记你,我从小城跑向省城,以及北方的郊区。以为陌生就能让人遗忘。在离开小城的日子里,我在火车站、地铁站、公交车站以及无数个分别的狭隘角落总能看见你的身影。它是那么绝望,孤独,疯狂又让人感到美好。当我意识到我也不再年轻,我需要再一次找回岁月。在烟雨蒙蒙的南方,我回到小城,想去重新走一次我们走过的路。亲爱的,只是我的无力。已经不允许我再一次囚禁我自己了。我明白,柏拉图《理想国》中的人已经消失在了茫茫人海。

## 后撤

□ 彭鑫

经历30多个春天,却又像从未见过只是会写春天二字而已。至于鸟鸣、晨曦、朝露,只是可以用来造句。都和书架上的书一样熟悉得陌生,宛如拥抱空气才能忘记空气。如果要忘记孤独,就必须拥抱孤独。对待手握的时光,像对待从手缝漏掉的时光。不断地后撤,后撤,再后撤,撤到一个悬崖峭壁,前面是命运,后面是影子。直到每个梦都带有尖锐的锋芒,没有一粒灰尘能站立其上。

市井

秋末的午后,大春和别的挑夫一样,穿着“千层底”,挑着烧火的柴禾(芦苇秆)走在草巷口一里多长的石板路上,“咿呀、咿呀”地哼着小曲。一路上,他挑的柴禾因为捆扎得不紧,或经过颠簸而掉落在地上,引来沿途的一些居民捡拾,或者小淘气们嬉戏。

小孩儿“人来疯”似的跟在大春身后,趁其不备,从他担子里抽出一两根柴禾,笑着跑开了。待大春歇下脚,转过身来,看到这群调皮的孩子跑远了,便嚷道:“这是谁家的孩子?麻烦大人多看管,别让他们捣蛋好不好?”此时,小孩们边跑边逗他:“快来追我啊!快来追啊!呵呵!”即使没有了踪影。他没辙了,只得把担子换到另一边的肩上,继续往城里赶路。

大春偏胖,给人一种憨厚、朴实的感觉,人人都喜欢拿他开玩笑。继而,他想起自己不久要做爸爸,想起了怀孕的妻子大凤,就想早点赶回去帮她做点家务。不错,大春住在草巷口。自从挑夫的行当出现后,小巷居民瞅准了商机,纷纷破墙开店,于是巷内兴起了澡堂子、杂货店、剃头摊和开水房……增添了不少市井气息,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,草巷口俨然成了一条热闹的小商业街。但是民风依然淳朴,使人觉得亲近。

大春家里没开店,大凤原在城里做工,自从肚子大了以后,不便外出,只得在家替人糊纸盒子,挣些微薄的收入,日子

## 草巷口记事

□ 陆建明

还算说得过去。这不,大春挑着柴禾经过自家门前并没进去,而是径直赶往城里。

两个多小时后,大春回家时也快傍晚了,大凤依旧在忙碌着,看到丈夫后,遂放下手里的活,把热水端给他冲澡。接着,她坐到门口择菜、洗菜、淘米,以备烧火做饭。大春是家里的顶梁柱,挣钱养家也不容易。他接过妻子的热水,赤膊在后院冲了澡,换好衣服后,就问大凤:“有什么需要做的?”大凤说:“不用了,你在外辛苦了一天,就歇歇吧。”于是他也不客气,拿起小茶壶就泡茶,接着坐在屋里的竹椅上,翘着个二郎腿,悠闲地听着扬剧唱段。壶里有乾坤,戏里有故事,小巷有风情。

不多时,邻家的强哥过来找他。强哥也是挑柴的,刚到家一会儿,身上汗津津的。他告诉大春,巷子的北头新开了一家澡堂子,头两天有优惠,喊他一起泡个澡。大春说:“才洗过。”强哥便说:“再洗一次还不成吗?肉做的身子跟橡皮一样,是泡不坏的。今儿我请客,顺带泡一包好茶,哥儿俩好好唠唠。”大春推托不过,只得跟妻子请示。大凤交待道:“你去吧,别忘了早点回来吃饭。”于是大春抽条毛巾,拿块肥皂,带着个茶杯就出去了。

雅琴是强哥的老婆,平日喜欢捧着个饭碗来大风家串门,因为两个女人年龄相仿,谈话投机,所以来往比较频繁。雅琴的丈夫泡澡去了,她做好饭后闲着没事就

来找大凤说话。她一边吃,一边跟大凤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,聊些柴米油盐的事,聊她做工地方的见闻,以及小巷的风流韵事……大凤一边往灶膛里添柴,一边问:“你说男人为什么都爱往澡堂跑?又为何爱在澡堂里喝茶、说事儿呢?”雅琴说:“我家强哥说那是一种文化,呵呵。”大凤疑惑道:“是澡堂子文化吗?”雅琴说:“不是,是水文化。”大凤不解地问:“什么水文化?”雅琴解释道:“洗澡是水包皮,喝茶是皮包水呗。”大凤说:“他们都是斯文人。”雅琴道:“充其量也就挑夫一个,假斯文……呵呵。”

她们正聊着,从巷子南口传来一声声吆喝。两人侧头望去,见一农妇挑着担子朝这边走来,她的筐里盛着一些没有卖完的柿子。她的叫卖声与卖花生米和卖臭豆腐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,像是把乡村的风物搬到了巷子内,形成小巷独特的,别有风味的“晚唱”。

抑或是夜幕快要降临的缘故,农妇的心里比较焦急,因此在价格上做了很大的让利,说是卖完还要赶回去做饭给小孩吃。于是,大凤把她剩余的柿子全部兜下,农妇一副欢喜的表情。待雅琴吃完饭,大凤递给她一个红柿子。雅琴没有接,说柿子偏凉性,会吃坏肚子的。大凤笑着说,没关系的,吃得不多,没有大碍。其实大凤是想留雅琴多聊一会儿,陪陪自己。她们边聊边等着各自丈夫洗澡归来,成了这晚小巷内最温馨的守候。

天伦

“晚上回来喝粥。”秋风冷吹的天气,在外面干活冻得瑟瑟发抖,母亲的电话就像一股暖流注入我的心田,似乎天气不那么冷了。

走进家门,熬好的一锅粥散发着淡淡的香味,昏黄的灯光透着温暖。

一碗热粥,几碟小菜,摆在桌上,平常到了极点,却让我感到非常亲切,因为它倾注了母亲对儿女的爱。在母亲的注视下,我慢慢地喝粥,静静地享受着这种平凡而有滋味的天伦之乐。

从小到大,我都喜欢喝粥,喜欢喝母亲做的粥。

小时候,生活不富裕,但通过母亲的巧手,稀粥、咸菜也能让我们平凡的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

每天早起,餐桌上都会摆着几碗热粥,有时是玉米粥,有时是小米粥、大米粥。冬天的时候热气腾腾就喝了;夏天的时候,就先放在窗台上晾一晾。几乎每天都是如此,早上的小菜在变化着,粥就一

## 粥香氤氲母爱深

□ 李云

一直都是这几种。

那时,每年的腊八粥是我们最期盼的。为了图吉利,腊八粥都是用八种食材煮。母亲挑选了江米、红豆、黑米、大枣、葡萄干等等,头天晚上,她把那些不太容易煮烂的豆类都提前浸泡,第二天没亮母亲就起床煮粥。

小火慢熬,慢慢搅拌,为了不让粥溢出来,整个过程是不能离开人的。就这样熬煮两个小时,一锅香气扑鼻、黏糯可口的腊八粥才算正式出锅。为了使粥的口感更好,母亲在粥里放几粒糖精,粥的甜度就有了。

饭桌上,母亲眉眼弯弯地看着我们把粥吃得“吱溜”响,那场景,很暖,很美。

后来,生活条件好了,母亲煮的粥五花八门——春天喝鸡蛋韭菜花粥,夏天有绿豆粥、莲子粥,秋天煮南瓜粥、香菇粥,冬天,往往熬骨头粥、萝卜粥。

再后来,母亲又注重起养生来,就煮补血健脑的小米红枣粥,养肝明目的菠菜猪肝粥,补脾止泻的山药瘦肉粥,缓解风寒感冒的葱

闲话

这几天睡眠浅,稍微有点声响就睡不着了。打开手机,才凌晨四点,但窗外窸窸窣窣的声音,赶走了我的睡意,也点燃了我的恼意。是谁这么不识相,大清早搅扰别人的好梦?

我索性起床,站在了窗口。窗外,秋晨凉如水,小镇还在沉睡。路边的垃圾桶旁,一个头戴矿灯的环卫工人正在分拣垃圾。

这个环卫工人看上去年纪很大,头发花白,身子佝偻。他一会儿蹲下来,将分拣出来的废纸、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放进一个大蛇皮袋里,一会又站起来,用铁锹将剩余的垃圾装进一辆垃圾拖车里。看得出他很小心,努力控制着清理垃圾发出的声音,但窸窸窣窣的声音还是吵醒了我。

我曾好几次被他吵醒过,那时候我还曾躺在床上暗地里抱怨过这“不通情理”的环卫工人。可是这次,我亲眼看见了灯光里那花白的头发,那佝偻的身体,那堆

## 凌晨四点的微光

□ 韩洁

积如山的垃圾,我的心被重重地撞击了一下。凌晨四点,秋寒刺骨,正是酝酿美梦的时光,可这位环卫工人却为小镇明媚的早晨忙碌起来。每天早上,当我们睁开眼睛,走在洁净的马路上,享受着清新的空气、灿烂的阳光时,可曾想到这个在昏暗的灯光下辛勤劳作的环卫工人呢?

秋天的凌晨四点,寒意涌进窗口将我包裹。远处是浓浓的黑暗,近处灯光下昏暗的一小块,犹如被汪洋大海包围的孤岛。环卫工人就在孤岛上辛勤劳作着。他把垃圾装进车里,清扫散落在垃圾桶周围的垃圾,再用抹布将垃圾桶上的污渍擦拭干净,每一个步骤都是那么一丝不苟。看到环卫工人认真小心的样子,我不禁为自己睡不着,反而要怪罪辛勤劳作的环卫工人,这不是黑白不分吗?

晨风料峭,四周沉寂,环卫工人头顶的

矿灯照亮的真是一个孤岛吗?孤岛是一个地理范畴的概念,是指独立于大海中,与世隔绝,不通信息的小岛。然而在我看来,孤岛更是一个心理范畴的概念,只要你心里装着他,所做的工作与他人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即使身处无人知晓,与世隔绝的环境之中,也不能说是孤岛。看着埋头工作的环卫工人,我心里想,在他的心里,一定没有把这一小块灯光当做孤岛,因为他心里装着别人,装着早晨温暖的阳光。

不久,环卫工人清理完垃圾,弯腰拖着垃圾车离开了,他头顶的灯光也在黑暗中一闪一闪地摸索着前进。凌晨四点的空气很冷,黎明前的天空也很暗,但那微弱的灯光却似乎有着一种强大的力量。我猜想,他一定是去下一个垃圾收集点点亮温暖去了。

我被这一幅温暖的画面感动了。在这个秋凉如水的凌晨,它已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。